

相信童真

Believing It All

[美] 马克·帕伦特著 秦维杜 译

45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相信童真

Believing It All

[美] 马克·帕伦特著 秦维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信童真 / (美) 帕伦特 (Parent, M.) 著; 秦维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2

书名原文: Believing It All

ISBN 7-5327-2968-0

I.相... II.①帕... ②秦...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2554 号

Marc Parent

BELIEVING IT ALL

Copyright © 2001 by Marc Paren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 200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0-326 号

相 信 童 真

[美] 马克·帕伦特 著

秦维杜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苏州市吴中区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44,0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2968-0/I · 1726

定价: 15.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凯西和欧文
以及米切尔**

相信 童真

目 录

踏板钢条琴	1
松鼠	7
老人（上）	16
游戏	19
礼物	23
好玩的东西	44
老人（中）	52
上帝和天使	59
亲吻	81
溜冰场	92
兔子	116
老人（下）	133
摇篮	157
翻跟斗	171
鲑鱼	183
青草	201
明媚无比的月亮	236

踏板钢条琴

收音机里播放着乡村歌曲。声音很轻。偶然飘来一两句歌词：我的心碎了……或是仍然思念她……，伴随的是踏板钢条琴的轻柔乐声，弥漫着整个屋子。我喜欢那轻柔低沉的伴音，它们掩盖住了我用手指敲击电脑字符键的声音。我呆在粮仓里的一间改建小屋里，屋的一角有台电扇，徐徐吹出清风，把前面取暖器发出的热量均匀地吹送到屋的四周，不让它只腾升到屋顶去。那是二月底的一个周末，也是这地方最暖和的一个冬季，这种暖和的假春气候使得树枝上的芽儿绽出了嫩嫩的叶尖，要挣扎着熬到九月真是路途漫漫。

我和家人住在一个叫樱桃谷地方的一个旧的农舍里。每天早上七点不到，我妻子苏珊开车去学校上班，一整天都与别人家的孩子呆在一起，她是学校五年级的老师。妻子离家后，我就整天安静地与我们的两个儿子呆在一起。到了傍晚，我来到粮仓，写下这一天里我对他们一举一动的心

得,大儿子三岁,小儿子才一岁不到。当然,他们不会知道我在观察他们,在有意识地从他们的举动中获得自己的感受。

教室是块十二英亩大小的土地,遍栽各种树木,有许多雪松,间或混杂着一两棵枫树,仿佛在挣扎着,雪松后面是一大片高耸的白杨。一堵宽阔的石墙横卧在树木林地的中央,石墙上长满了青苔,像是瘫卧在地的什么动物的脊骨,曲折蜿蜒地爬过一条小溪。小溪在不同的季节里,随着气候变化,时而涓涓而行,时而像条小河款款流过。田野里有麋鹿、浣熊,成群的火鸡悠闲地漫步田间,松鸡在空中飞快掠过,偶尔也有一只狗熊走过,成片的紫罗兰和毛茸茸的毒漆藤蔓,还有月形天蚕蛾和大小如同沙果一般的蜜蜂。附近开阔的田地呈现一片原始朴质的景象,显然还未遭受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影响。前人伐木踩踏出来的条条小路直接通向基塔蒂尼山脉的腹地,缓缓消失在群山之中,又神秘地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某座高山脊梁上汇合。

从我们那历经风雨的木板小屋卧室的窗口,可以眺望见远方连绵的山脊。小屋建在坚实的岩石地基上,还是在本世纪初建造的,在五十年代又在屋里增添了一个岩石雕凿出的壁炉,在七十年代中期把原来的框架式门廊拆除了,八十年代后期改建成了有遮棚的石板院子,但屋子的结构仍然保留着这么多年前屋子建造者所设想的韵味,即这不但是座屋子,还是个居家的住所。在所有的房间里,厨房是最大的。

这儿的环境与我自己孩提时代所处的环境很相似。我是在乡村中长大的,像其他在乡村中长大的孩子一样,衣橱里都是些做兄长的穿下来给弟弟的五花八门的旧衣服,肚子里一半是半生不成熟的苹果,另一半是河水,前额的刘海很长,在最热的夏日里依然穿着长裤,长袜卷得高高的,常常一整个下午学着在牛仔裤的钮扣遮盖上擦划火柴,会划掉一整盒火柴,希望动作能做得自然潇洒。像所有小孩一样,我小时候也喜欢挥舞长矛,打弹弓,从桥上跳下爬上,掷烟炮,闹气打架。我也常常和小伙伴一起蹂踏着小自行车,满脸的泥灰汗水,口袋里装满了轴承弹子,偷偷放在火车铁轨上。你有铁弹子吗?我们会互相喊来嚷去,用手兜着裤裆,笑得前俯后仰。嗨,伙计——你把弹子放在铁轨上了吗?像水手那样大声喊叫着,火车呼啸而过,铁轨上的弹子被压成了薄薄的铁片,揣在口袋里在回家的路上还感到呼呼吸发烫。

3

甚至在小孩时,我也希望着我自己孩提时期的环境会完好地保存下来,让我的孩子也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他们能够搅拌泥浆,用地上的各种小虫做馅饼心子。我希望在春天天上的星星明亮地眨着眼,河水欢快地流淌,百货店里还会有短柄小斧出售,田野里有足够的幼树,让顽皮的孩子们能够挥舞着小斧子砍树,一边兴奋地大叫,伐木了。

我希望这儿的环境能够像个良好的教室,能使孩子们开阔眼界。一个令人愉悦和释怀的地方。一个孩子们能够纵情欢乐,淘气犯错,却能不断明白事理,长大成人的地方。

一个充满着各种新鲜事儿，目不暇接，闻所未闻——不断有旧的东西逝去，新的东西诞生，一些东西倒下，另一些东西崛起，一些东西被抛弃，另一些东西获得重生。一个充满挑战却无敌意的地方。舒服却不抚慰。一个在冰柜里藏有冰淇淋的地方。墙上到处是蜡笔涂鸦。偶然在柜台上放有新鲜的烤面包。锋利的餐刀。干燥的木柴。至少有一间铺有地毯可让孩子摔跤的宽敞的房间。

这儿就是那种地方。

4 我大儿子出生时，我端详着他那张皮肤皱起的小脸，他的眼中闪烁着一丝永恒的光芒。望着他那纯净的双眸，令我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物体边缘——那是一种大自然里硕大无比、神秘莫测的物体。我跟随他一起来到哺乳室，那儿共有十二个新生婴儿，他们的眼中都闪烁着同样令人感到震撼的光泽。大多数婴儿都很安静，小手小脚不时在空中舞动着。他们虽然看不见东西，却仿佛在东张西望，使我不由自主地走向前去。在他们内心凝视的巨大威慑力之下，我的生活经历变得十分渺小，微不足道。在人的眼睛虹膜生成之前，可说是两眼一摸黑，除了本性外，不存在世俗的任何成份。真难想象，医生们、护士们、电梯里的陌生人、那些开着车去赴宴，看电影，看病治疗，上教堂的各色各样人们来到这世上时竟然都是有着一双纯净无瑕的眼睛。年复一年，这种纯净无瑕也随之慢慢消失。

我大儿子出生后，我开始醒悟到的诸多道理中有一条

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一生中,其实是个漫长的遗忘过程而已。我儿子的出生又促使我去记忆本已淡忘的事物。这种新的灵性,此时尚无受到语言的限制,也无经验的桎梏,仍然是与在母亲腹中时的混沌黑暗相连结的,可说是人们步入耐心、等待和渴望的桥梁。在初生婴儿的简单条件反射中蕴藏着人类从愤怒到挚爱的全部深邃的情感——可说是最为广泛的感情色谱,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感受过的无时空约束的智慧,是日积月累、岁月流逝的积淀。当我们长大成年时,与其说这是我们不断学到东西的结果,不如说这是我们遗忘本性中天赋东西的结果。回到儿童的生活节奏犹如是跳一曲记忆之舞,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曾经是我们本能反应的完整世界。

要是生活中的一些至关紧要的疑问真能找到答案,那么答案又会是怎样的?我常常独自思忖,究竟是谁能为我解答这些疑问。我一直以为会是那些知识渊博、眯着混浊的双眼、嗓音低沉的长者。我原以为在我灰心丧气,不再指望能找到正确路径时,在地平线远端会走来一位智者,为我指点迷津,让我豁然领悟到人类最深层的情感——挚爱、愤怒、仁慈、残忍、宽恕、慷慨、生存、垂死、奄奄一息、最后撒手西归。我从未想到过我会认识那些能解开这些谜团的人,我竟然已经是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为他们抹鼻子,哄他们不要把澡盆里的水溅出来。我从未想到过我会倾身去聆听这谜底,却发现这谜底的揭晓是在无声无息中

悄然而至——没有任何预兆——稍纵即逝，掩藏在日常的琐碎繁杂之中。我从未想到过我得趴伏在泥地上学习这些课程。我从未想到过我能找到的这个最了不起的老师竟然会是孩子。

事实上，我还未真正揭示出这些谜底。我只是记载下了我的孩子们给我的一些启示而已。语言是我的，而智慧却是他们的。童真无假。语言会歪曲真相，但童真却不会。

课程马上就要开始了。

松 鼠

要是能有比今天更好的天气,那只能希望整个星期每天都像今天一样。草地鹑和各种小鸟仿佛也都这么在想,在我们行走的两侧,它们婉转歌喉,在树丛间不停地跳跃。三月的天气空气清新,仿佛在举手抬脚间会在空中划出响声一般。凯西躺在一辆大的绿色推车里,推车的设计很符合做父亲的跨步推行,推车除了轮胎外全是钢制的,要比普通推车稍重些。欧文驼在我背后的背袋里。我们三人都十分自在,虽然仿佛捆绑在一起,却也是各人想各人的事。我算是这列行进中列车的车头,但我仍然在轻松自如地探头四下张望。

7

我们行走在下樱桃谷路上。当然,没有什么上樱桃谷路的。这段路上边没路了,樱桃谷那一边的路就叫作樱桃谷。我们来到这地方后,我还真没看到过一棵樱桃树。我们一个在这路边长大的邻居还记得最初那条泥泞小径时的情景,人们可以盘腿端坐在小路中央,唱着歌,与朋友击掌

嬉闹。尽管现在两旁铺了人行道,但这种感觉依旧如故。狭窄的路在山谷里盘旋婉转,人们自然会想象路边曾经满栽樱桃树。

我们每星期有好几次这样信步闲逛,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我们随意漫步,直到我感到累了,或是哪个孩子不听话地大哭大闹为止。我们三人这样漫不经心地信步走着,感受着周围的景色。看来,人们居住的世俗之地和顶礼膜拜的朝圣之地两者之间区别就在于在征途上所踩踏的脚步数了。要熟悉了解一个地方就要热爱这个地方,要熟悉了解一个地方也是要用脚实实在在地踏遍这个地方。我内心想爱这地方,希望这远方起伏的山峦在我胸中燃起依恋之情。我希望能在夜阑人静之际,头枕着枕头,闭目静思,让思绪在屋外的田野上驰骋。我希望能让自己融合在这块土地之中,希望能在我妻子的秀发上嗅到它的气息,在凯西和欧文的眼中看到它的风采。当然,我首先得实实在在地走遍这块土地。

起初,凯西并不喜欢这儿乡间。我带着他在树林里奔跑,地上到处是陌生的白杨树落叶,踩在上面发出嘎吱声响,枝条擦刮着他的腿肚子,我们没跑上几步,他就会喊叫着要回家,喜欢在自己屋前的草坪上戏玩。在他这么年纪小孩的眼中看来,这整个地方真是充满了陌生和不确定性。空中盘旋着老鹰,不时发出尖厉的叫声,让田野里的鼠类不寒而栗,四处逃窜而露出行踪,也让小孩惊得目瞪口呆。凯西会抬起头,瞪着他那小小的眼睛,望着天边的太阳,像在

诅咒那种嚎声。我竭尽全力要唤起他对家乡的热爱,可总是难以打消他对我们稍早些离开的拥挤的公寓和纽约市内嘈杂的街道的渴望。凯西心中所接受的是卵石广场上那些身上脏兮兮,蹦着一只脚争夺大块比萨饼碎屑的鸽子,而不是空中盘旋的老鹰。看来这城市对他有着难以抵抗的魔力。在过去三年里,他耳濡目染的就是这些东西。城市是他蹒跚举步的地方。

慢慢地,这乡间的魅力显现出来了。我欣慰地看到,在遍游乡间的过程中他对这些将要编织他和他弟弟童年的山谷、田间小路和简朴农舍的陌生感在逐渐消失。

欧文很快在我富有节奏的步伐颠簸中入睡了。凯西向前倾着身子,倚靠在推车的档杆上,嘀嘀咕咕对自己复述早上我念给他听的一则故事。他时而会模仿故事中某个角色,发出惊讶或喜悦的叫喊声,这时我能辨别出他说的是什
9
么词。一路上他不时会说出完整的短语“我在这儿”西风说……刮呀,刮呀,刮呀……“这儿是我的秘密地方”狮子说……“救命,救命!”年迈的老鼠叫喊……

我望着面前的道路。两边的大树仿佛在期待着相互拥抱。树枝倾斜着,高高的树梢纠缠在一起。在前方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路上有什么东西躺着,沿着黄色的车行双线,在路中央有一小团黑乎乎的什么东西。在走到离它一百码左右时,凯西看到了。

“那是什么呀?”他问道。我知道那是什么。

“我们去看看吧，”我答道。

我们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凯西不再复述那故事了。只有头顶上的树枝在嘎吱作声，这时，我们走到了那堆东西前面。

“是只松鼠，”凯西退缩在一边说道。是只死松鼠，但外形很完整，我猜想可能是从树枝上掉下来摔死的，而不是被汽车撞死的。我们蹲在一边看了一会儿。除了它不再动弹外，唯一表露出那是只死松鼠的迹象是它的右眼稍稍有点突出眼眶，已干瘪了，像是一粒晒干的小葡萄干。乡间真是个好地方。那松鼠的身体部分还很新鲜。农夫和病理学家都会告诉你：眼睛总是最先腐败的。我们又观察了一会儿。

“怎么了？”凯西突然问道，仿佛我说过什么似的。他想要搞清楚——为什么这只松鼠不像我们在树林里看到的那些松鼠会欢蹦乱跳。

10

“它不会动了，对吗？”

“为什么呢？”他马上问道。

“这个吗……可能它累了，”我说道，马上又感到十分惊奇，我的第一反应竟然会是把死亡这一事实搪塞过去。

“什么？”凯西问道，可能是他明白这与平时他在花园里玩累了不一样。那松鼠眼睛的模样就露了馅。他这小年纪倒也知道不管多么累，眼睛总是不会掉出来，变成葡萄干的。

就像是喝得酩酊大醉的舅舅在吃饭时分突然撞倒屏风，踉踉跄跄跑进来一般，大自然可不会为了照顾到幼小孩

子的接受力而粉饰自己的行为。在我的记忆中，儿童时代印象十分深刻的一幕是在威斯康星州中部平原地区，那儿常常可以看见几十只壮年的牛发疯般地相互跨叠在一起，父亲总会十分尴尬地吞吞吐吐解释说些什么。我只记得他说什么它们相互十分“喜欢”。从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这种喜欢更像是在拼命打架。

“怎么了，爸爸——怎么了？”

我想到这可能是凯西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我突然感觉到这一问题的份量，决定要对他讲真话。我想讲得得体些，讲些符合父亲口吻的话。但我没宽裕的时间思忖。空气很凉爽，但太阳晒在我的颈背后感到热乎乎的，前额上还渗出了汗珠。我拉开领口的拉链。欧文这时醒了，他准是感觉到了我们停了下来在讲什么的。他从我背后晃着小脑袋张望着地上的松鼠。

“凯西，”我说道，“那松鼠死了。”

11

“那松鼠死了，”他自言自语重复道。

一开始就讲真话。我等着看他是否还会问下去，或者就此打住。

“爸爸，那松鼠死了，”他说道，他在说“死了”这词时拖长了音调，他在碰到新的词语时总是这么的。

“是的，凯西。”

“它为什么要死呢？”

欧文在背包里扭动，想要看得更清楚些。他伸出手来，指着地上的松鼠。“哼，”他嘴里咕哝着。

“为什么呢,爸爸?”凯西追问道。

“可能是被车撞了。”

“可能是被车撞了,”他又自言自语重复着。

“也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我说道。凯西抬头望着头顶上方的树枝,对着太阳眯起了眼。我用手做着姿势,仿佛是只松鼠滑倒后从树上掉到地上。凯西又把目光收回到松鼠上。

“我要看看它,”他说道。我知道他的意思。我把他从推车里抱出来,让他自己走到松鼠跟前去看个明白。我听见他用鼻孔呼着气。这时,他伸直脖子看着路的前方,心里在想着什么。他站起身子。这件事可能就此为止了。这时,他脱口而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爸爸,死了是什么意思?”

突然间,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是那种还没孩子时即会预期遇上的时刻。太阳洒在乡间大道上,除了耳边感觉到的微风外,四周静寂无声,一只死的小动物躺在你的脚边,你的孩子仰着脸望着你,向你询问,要你对生命中最重大的秘密之一作出说明。这时,你突然发现要向你孩子回答这一问题,其实也是在向你自己回答这一问题。凯西确确实实是在测试我对生命中那些谜团的认知、原则和神秘感。要是有谁能够解开像死亡这样的谜,并且让三岁的幼儿听得明明白白,那么他很可能是破译了真正有价值的现象的内核。

凯西满怀希望地望着我。在微风吹拂下,他前额的刘